<<跑步穿过中关村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: <<跑步穿过中关村>>

13位ISBN编号:9787229001605

10位ISBN编号: 7229001609

出版时间:2008年9月

出版时间:重庆出版社

作者:徐则臣

页数:222

版权说明: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<<跑步穿过中关村>>

内容概要

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有三个相互关联的中篇构成,共同书写北京边缘人物的生活和命运。 他们没有北京户口,没有正式工作,除了身份证,很少有拿得出手的证明,时常也需要躲躲藏藏。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,他们是这个社会旁逸斜出的那一部分,歪歪扭扭地在一边独自生长。 比如《跑步穿过中关村》里卖盗版光碟的敦煌,比如《啊,北京》里办假证的边红旗,比如《西夏》 里靠与朋友共同经营一家小书店来生活的王一丁。

他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,怀抱最朴素的理想主义和激情准备大干一场或者瞎混一番,但最终以各自 的失败告终。

<<跑步穿过中关村>>

作者简介

徐则臣,1978年生于江苏东海,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,现为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编辑。 著有长篇小说《午夜之门》、《夜火车》,中短篇小说集《鸭子是怎样飞上天的》。 曾获第四届春天文学奖、滇池文学奖,华语传媒最具潜力新人奖。 他的作品被认为"标示出了一个人在青年时代达到的灵魂眼界"。

<<跑步穿过中关村>>

书籍目录

自序西夏啊,北京跑步穿过中关村

章节摘录

西夏 一 我缩着脖子打瞌睡,怀里抱着一本书。

手机响了,是我的女房东,敞开嗓门问我现在哪儿。

当然是书店了,我说,还能在哪儿。

房东说,快点,赶紧的,到派出所去。

警察到处找你哪,她说,打我们家好几次电话,我都急死了。

她应该是急了,不急她是不会舍得花三毛钱给我打电话的。

"你是不是犯什么事了?

"女房东俨然是在跟一个罪犯说话。

我没理她,关了手机。

我整天待在这屁股大的屋子里,能犯什么事!

可是不犯事警察找我干吗?

我还是有点毛,这里面三五十本盗版书还是有的.我看了看书架后面,没有一个顾客。

大冷的天,谁还买书!

我锁上门,外面已是黄昏,灰黑的夜就要降临,北京开始变得沉重起来。

风也是黑的,直往脖子里灌,这大冷的天,我骑着自行车向派出所跑,一紧张手套也忘了拿。 车很多,我从车缝里钻过去,闯了两个红灯。

到了派出所浑身冰冷,锁上车子后才发现,身上其实出了不少汗。

派出所里就一个房间亮着灯,一个警察在屋子里走来走去。

我敲敲门。

"你就是王一丁?

"那警察拉开门劈头盖脸就问,唾沫星子都蹦到了我脸上。

 " 我就是, " 我对着屋里充足的暖气打了一个巨大的喷嚏,因为房间里还有一个姑娘,我把第二 个喷嚏活生生地憋回去了, " 我没犯事啊!

" "那这姑娘是怎么回事?

" 胖警察指着那姑娘问我,"我都等了你三个小时了。

你看,他伸出手表让我看,"已经下班一个小时零十二分钟了。 赶快领走。

" 他让我把那姑娘领走。

那姑娘长得挺清秀的,两个膝盖并拢坐在暖气片旁的椅子上,眼睛扑闪扑闪地看着我。

我就听不懂了,她是谁啊我领她走?

"人家来找你的,不知从哪儿来的,叫西夏。

" 胖警察一只手已经伸进了军大衣的一只袖子,空闲的那只手把桌子上的一张纸拉过来给我看, " 你 是打哪儿来的?

噢,我又忘了,你是个哑巴。

" 我看了看那张纸,上面谁用自来水笔写了一行看起来不算太难看的字,有点乱:王一丁,她就 是西夏,你好好待她。

下面是我的电话号码,也就是房东家的号码。

我又看了看那姑娘,高鼻梁,长睫毛,眼睛长得也好看,可我不认识她。

我说:"你是谁?

谁让你来找我的?

' 胖警察说:"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么,她是个哑巴。

" 哑巴,我又去看那张纸条,上面的确写的是我的名字。

她应该就是西夏。

"我不认识她。

' "我也不认识,"胖警察说,他已经穿好了另一只袖子,开始扣大衣最后一个纽扣,"赶快领

走,我还要去丈母娘家接儿子,今晚又要挨老婆骂了。

- " " 警察同志,我真的不认识她。
- " "神仙也不是生来就相互认识的,快走,"他把我往外面赶,然后去拉那姑娘起来,"再看看不就认识了?
- " "可是我真的不认识!
- " "怎么?
- " 胖警察头都歪了, 指着墙上的警徽说, "这是派出所!
- "啪的带上了门。

然后发动摩托车,冒一串烟就跑了。

胖警察走了,那姑娘就跟在了我身后。

她是冲着我来的,看来我是逃不掉了。

我推着车子走在前面,速度很慢,以便她能跟得上。

她把手插在口袋里,我转身的时候她在看我。

如果她不是个莫名其妙的陌生人,在大街上遇到了我会多看她几眼的。

真的不错,走路的样子都好看。

我把速度继续放慢,跟她走了平行。

- "你叫西夏?
- " 她点点头。

西夏。

我想起了遥远的历史里那个偏僻的名字。

一个骑在马上的国家和一大群人,会梳很多毫无必要的小辫子。

太远了,想不起他们到底长什么样子。

这姑娘竟然叫了这么一个怪名字。

"西夏。

"我说。

她又点点头。

我还想再问问她点什么,肚子叫了。

往常的这时候我早该吃晚饭了。

于是我又问她: "饿了吧?

" 她点点头。

回去做饭有点迟了,我带着西夏到马兰拉面馆吃了两碗牛肉拉面。

热气腾腾的两碗面下去了,汤汤水水的,让我觉得在这个冬天的夜晚重新活了过来。

海淀桥上的红灯亮了,桥上车来车往。

我们继续往前走。

我住在北大西门外的承泽园里,从硅谷往北走,到了北大西门时进蔚秀园,穿过整个蔚秀园,再过从 颐和园里流出来的万泉河,就是承泽园。

我租的是平房,有点破,不过一个人住还是不错的。

之所以找了这间平房,是因为它门前有棵老柳树,很粗,老得有年头了,肚子里都空了,常常有小孩 捉迷藏时躲进去,一个大人都站得进去。

我就是喜欢这棵柳树才决定租这房子的。

小时候,我家门口也有这么一棵老柳树。

我喜欢柳树,春天来了,枝条就大大咧咧地垂到了地上。

蔚秀园里行人很少,一路清冷,她是个哑巴,我也懒得说话了。

一大早爬起来去图书大厦进书,然后运回来,整理,上架,忙忙叨叨的一天。

幸亏天气冷,一直清醒着,现在牛肉面下了肚,身子暖起来,瞌睡也跟着来了。

我把自行车放好,就去敲女房东的门。

我想让西夏先和她住上一个晚上,什么事都等到天亮了再说。

女房东从门后面伸出个头来,看了看西夏,又看了看我,说: "这姑娘是?

你真的犯事了?

这可怎么得了!

" "犯什么事!

"我说,"帮个忙,让她跟你挤一夜。

我屋小,她又是个女的。

" "她是谁?

"女房东脖子伸得更长了。

"她叫西夏,不喜欢说话。

别的我就不知道了。

" 女房东以为我在开玩笑,对我暧昧地笑了。

四十来岁的女人,多少有点神经过敏。

为了让她同意收留西夏,我好说歹说,最后终于承认她是我女朋友。

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,我从来没有带女孩来过这间小屋。

没有女孩可带。

女房东说,照直说不就结了,你看把这姑娘晾在外面,都冻坏了,快进来快进来。

真是的,对阿姨也不说实话。

二 第二天早上,西夏的敲门声把我叫醒了。

昨夜也没想什么心事就睡了,结结实实的一觉。

我看看手表,才早上七点。

天还没有亮开。

我躺在被窝里磨蹭了几分钟,实在觉得莫名其妙,天上掉下了个大活人。

起码我应该知道她的前因后果,为什么要来投奔我。

可我什么都不知道,她不说。

昨天晚上我在路上和拉面馆里都问了,问她哪里人,谁让她来找我的,找我干什么,她要么摇头,要 么愣愣地看着我,或者是做着我看不懂的手势。

总之我是什么也没问出来,也许她多少表达了一点,但是我还是一点都没弄明白。

我从没和哑巴打过交道。

我觉得我还应该继续问下去。

西夏梳洗过后人更清秀了,整个人似乎都变得新鲜了。

她冲我笑笑,进了我的房间,很自然,好像她和这陌生的屋子也有不小的关系。

我还站在门前发愣,用披在身上的羽绒服把自己裹紧,早上空气清冷。

整个园子都很安静,哪个地方有几声鸟叫,一听就是关在笼子里的那种鸟。

女房东从门后伸出头来,招呼我到他们家去。

他们家的暖气比我屋里的好多了。

"她不是个哑巴吗?

"女房东说,表情严肃,声音很重显然在向我强调一个事实。

说过以后可能又觉得话有点重了,立刻换了一脸来路不明的微笑,"不过人倒是不错。 不管怎么样,有总比没有好。

" 她的意思我明白。

我笑笑,说:"阿姨,你误会了,我不认识她。

' 不认识就带回来了!

你真行,我儿子要有你这手段就好了。

" "我是说,我们没有任何关系,完全就是陌生人。

真的。

- "我不信,陌生人人家就这么跟你回来了?
- " "不知道谁在哪里找到我的名字和你家的电话号码,就让她找来了。

她是谁,要干什么,我都不清楚,昨天晚上还没来得及问出个头绪呢。 我也在纳闷。

那,这样的人你怎么敢带回来?

"女房东的脸立马长了一大截,"她会不会是装哑巴?

这年头什么人没有!

" 这我倒没想到,经她一说我觉得问题是有那么一点严重。

我不知道她是什么人就带了回来?

我从女房东家里出来,都有点心事重重了。

我简单地洗漱了一下,从水池边回来,发现西夏已经开始做早饭了。

看到我在发愣,就笑笑,指指旁边的半把挂面,又指指正冒热气的铁锅,她告诉我我们的早饭是面条

她像是这个小屋的主人,对我的厨房驾轻就熟。

这让我倒不好开口了。

我在沙发上坐下,点上一根烟,只吸了几口,就让它慢慢燃着,我就不明白她怎么就这样不可思议呢

那根烟烧了一半,面条做好了。

这个名叫西夏的姑娘把面条端到了小饭桌上,我的那碗里还有两个荷包蛋。

然后,她摆上了我在超市买的小咸菜和辣酱。

她把筷子递给我,低下头开始吃自己的那一碗,没有荷包蛋。

我捏着筷子看她吃,梳成马尾巴的头发在我面前一颠一颠的。

我夹了一个荷包蛋给她,她对我摇摇头,又还给了我继续低头吃面条,吃得很细,一根一根地吸进嘴里。 里。

我说:"你到底是不是哑巴?

- ' 她抬起头看我,对我的问题好像很惊讶,但是她却对我摇了摇头。
 - "不是哑巴那你为什么不说话?
- 她摇摇头,又点点头,神情悲凄,手里的筷子也跟着瞎摇晃起来。
 - "你是说,你过去不是哑巴,但是现在是了?
- " 她用力地点头,示意我快吃,面条快凉了。

我挑了一筷子面条,又问她,为什么现在不能说话了?

她还是摇头,头低下来,似乎我再问下去她就要哭了。

她也不知道。

我还想再问下去,看到她吃得更慢了,就打住了。

我想算了,不管她是什么人,总得让她吃完这顿饭。

我们都不再出声,她给我夹菜我也不出声。

夹菜的时候她不看我,动作很家常,像妻子夹给丈夫,像妹妹夹给哥哥,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。 吃完饭,她开始收拾去洗刷。

我又点了一根烟,看着烟头上烟雾回旋缭绕。

说实话,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怪事。

我看看表,离书店开门还有一个小时,我想提前去上班。

穿好衣服,我对着厨房说:"我去上班了,你离开的时候把我房门带上就行了。

"然后我就走了,我想她懂我的意思。

为了把时间磨蹭过去,我决定步行去书店。

那个小书店是我和一个朋友合伙搞的,不好也不坏,北京这地方的生活基本上还能对付过去。 这几天轮到我来打理。

一般都是早出晚归,中午一顿随便在哪个小饭店里买份盒饭就打发了。

刚出了承泽园,在万泉河边上遇到了买早点的女房东. "那姑娘呢?

走了?

"她问我。

- "没有,还在洗碗。
- "那你问明白了?
- " "没有,她不会说话。

我也不想问了,也不好意思赶她走,拐了一个弯,让她离开的时候把房门带上。

" "你犯糊涂了是不是?

你知道她是什么人?

哪有把门留给一个陌生人的!

" "就一间小屋,又搬不走。

我没什么值钱东西。

" "这可是你说的,"女房东大概觉得很气愤,甩了一下手里的油条就走了,"出了事别说阿姨没提醒你!

" 能出什么事?

我和穷光蛋差不了多少,小偷来了我也不担心。

但那是她家的房子.我磨磨蹭蹭地走,万泉河结了厚厚的一层冰,我想北大未名湖里的冰应该会更厚, 每年这个时候都有很多学生在上面溜冰,我也冒充年轻人去玩过几次。

穿过蔚秀园,在北大西门那儿停了一下,看了看硬邦邦站着的门卫,又放弃了去北大校园里转一圈的 念头。

这一天同样乏善可陈。

和过去的无数天一样:开门,简单地收拾一下,卖书,记账,端到手里就冷掉了的盒饭,还是卖书, 偶尔的一阵小瞌睡,坐着的时候若不瞌睡就找一奉有意思的书翻翻。

我喜欢看书,什么书都看,都瞎看。

因为看这个书店,日积月累竟也翻了不少的书,又加上要掌握出版界和图书销售行情,肚子里稀里糊 涂也算有了点墨水。

这是别人说的,我朋友,还有那些买书的人,比如北大、清华的一些学生,我隔三差五还能和他们侃 上几句。

这么一来,搞得我多少有点自我感觉良好,就更加热爱看书了。

我也不知道我看书到底是为了什么,大概就是为了能够得到点可以和别人对话的虚荣感吧.不知道,反正是爱看了,有事没事就摸出一本书来,看得还像模像样。

先亮一盏灯,再亮第二盏,三盏灯全亮起来,天就快傍晚了,我该关门回家了。

那天傍晚回家也回得我心事重重。

总觉得心里有点事,大概是看书看的,那本让人不高兴的书看了半截子,心里总还惦记着。

也可能是平常都骑自行车,跑得快,今天突然改步行了,一路东张西望,满眼都是冷冰冰的傍晚、行 人和车,看得让我都有点忧世伤生了。

花了大半个小时我才走到家,看到了温暖的老柳树的同时,也看到了温暖的灯光从的小屋里散出来。 我终于明白那个心事,那个叫西夏的女孩。

门关着,我站在门前,听到了里面细微的小呼噜声。

她竟然还没走。

我推门进去,她就醒了。

她蜷缩在沙发上像只猫,揉揉眼站起来,打了一个寒战。

她对我笑笑,让我坐下,她去热一下饭菜。

她把晚饭做好了,两菜一汤在饭桌上。

既然没走,也只好这样了,我坐下来,点上烟,等一桌热气腾腾的晚饭。

饭桌上我几次想问,为什么没有离开,犹豫了几次还是算了。

她的晚饭似乎吃得很开心,饭菜的味道也不错。

她的日常化的夹菜终于让我有点尴尬了,我意识到这是晚上,我们是一对陌生的男女。

这种顾忌让我不习惯,我觉得我得让她走了。

更尴尬的还在后面。

吃过饭西夏洗碗,我去敲房东的门,想让她再收留西夏一个晚上。

敲了半天,门才开,女房东打着哈欠让我进去。

- "那姑娘怎么还不走?
- "她问我,两只手还在忙着手里的毛线活,眼睛盯着电视。
- "我就是为这事来的,阿姨,"我说话也变得不畅快了,"我想请你再让她在你这儿住一晚,明 天我就让她走。
- " "哎呀,真是不好意思,我们家老陈今晚有可能回来,这就不好办了。
- " "陈叔不是出差了吗?
- " "是啊,出差也不能不回家呀。

他在电话里说了,就这两天,可能今夜就能赶到家。

你看,总不能三个人睡一张床吧。

" 你们家不是还有一张空床么?

小军的。

- " "那床好长时间没入睡了,再说,小军特烦陌生人进他的房间。
- ' "那能不能让陈叔委屈一下?
- " "小王,这个,你看我们家老陈出门这么多天了,刚回来,总得,不怕你笑话,人都说小别胜 新婚。

你陈叔是个急性子,你也知道。

' 话都说成这样了,四十多岁,正是饱满的欲望之年。

我还能说什么?

扯了个幌子,我敷衍几句就离开了。

我知道她在推辞,我临走的时候她又告诫我: "小王,来路不明,早晚是个祸害。

" 那晚陈叔当然没有回来,不过这已经不是我的事了。

我的事很麻烦,我必须和一个陌生女人同居一室,这怎么说都是件别扭的事。

她在烧热水,电视的声音调得很小。

我帮她调大了一些。

在电视上别人的声音里,我抓着头皮说: "房东那边今晚不方便,只好委屈你住这里了。

" 她点头答应着,好像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结果。

煤气灶上的水开了,她像家庭主妇那样去灌热水瓶,我知道女人的事很麻烦,就告诉她哪个是脸盆, 哪个是脚盆,然后就关上门出来了。

我在外面找不到事干,就抽烟,打火机照见了屋檐下一溜衣服,被冻得硬邦邦的,裤管直直地站在夜 里。

她把我的脏衣服全洗了。

我被感动了一下,除了我妈和我姐,还没有女人给我洗过衣服。

大冷的天,她洗了一大堆衣服。

.

<<跑步穿过中关村>>

编辑推荐

"在北京这样庞大的都市,我们都需要相互温暖。

我们从各个地方来到大城市。

我们为着一个简单的梦想,面对一个城市独自生存。

这是关于一个人和很多人的奋斗,甚至是挣扎。

我们曾经都没有城市户口,没有正式工作,没有钱,但坚持着爱。

我们都曾经要对抗无边的冷漠,都曾经要为着一点怜悯和爱付出全部所有。

因为我们从来所拥有的就不多。

我们生长在这个社会的旁缘。

我们拼尽全力,只是歪歪扭扭地在一边独自生长。

我们和你们,从四面八方来到北京,怀抱最朴素的理想主义和激情,准备大干一场或者瞎混一番 , 但最终的命运无人知晓。

著名作家曹文轩、毕飞宇、著名批评家李敬泽联合推荐。

作家徐则臣,是代表着中国70年代领军作家的名字。

他是近年来国内各项文学大奖的宠儿,多次获奖,2008年获得了华语传媒文学大奖-最具潜力新人 奖。

该书在海外有着超高人气!

目前德语版权已经卖出,法语、韩语版权正在恰当中。

<<跑步穿过中关村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